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江南園林志
童 鶴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江
南
園
林
志

童
寓
著

童 窩 著

江 南 園 林 記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中國園林在世界園林中有其獨特的風格，有高度的藝術造詣，而江南園林更會萃了我國園林的菁華。本書作者在抗日戰爭以前，曾遍訪江南園林，以其多年實地考查和研究心得，於一九三七年寫成本書。

本書內容包括文字和圖片兩部分。文字部分分造園、假山、沿革、現況、雜識五章；從泛論我國傳統的造園技術和藝術的一般原則入手，有重點地介紹了江南地方蘇、揚、滬、寧、杭、嘉一帶著名園林的結構特點、歷史沿革、興衰演變過程及當時（一九三七年）的概況；間有品評和議論，寄託了作者當時的思想感情和藝術觀點。文中引用我國有關園林方面的志乘、野史、筆記、叢談等文史資料亦頗豐富。圖片部分包括版畫、照片、平面圖等共二百八十餘幀，多係實地攝影或測繪。文字圖相，互相補充，讀者對照觀摩，不僅可熟悉江南園林，對進一步研究我國園林的基本特徵及其發展規律亦頗有幫助。

目錄

序	劉敦楨	一
著者原序		三
文獻舉略		五
造園		七
假山		一五
沿革		二二
現況		二六
雜識		四一
版畫(十五幅)		一
插圖(二百五十四幅)		9
平面圖(二十幅)		89

序

對日抗戰前，童雋先生以工作餘暇，遍訪江南園林，目覩舊蹟凋零，與乎富商巨賈恣意興作，慮傳統藝術行有漸滅之虞，發憤而爲此書。民國二十六年夏，由余介紹交中國營造學社刊行。乃排印方始而蘆溝橋戰事突發，學社倉卒南遷，此書原稿與社中其他資料，寄存於天津麥加利銀行倉庫內。翌年夏，天津大水，寄存諸物悉沒洪流中。社長朱啓鈴先生以老病之軀，躬自收拾叢殘，並於民國二十九年攜原稿歸還著者，而文字圖片已模糊難辨矣。因促著者於水漬蟲殘之餘，重新逐錄付印。其經過可謂歷盡波瀾曲折；而余身預其事，前後二十餘載，自有不能已於言者。余惟我國園林，大都出乎文人、畫家與匠工之合作，其布局以不對稱爲根本原則，故廳堂亭榭能與山池樹石融爲一體，成爲世界上自然風景式園林之巨擘。其佳者善於因地制宜，師法自然，並吸取傳統繪畫與園林手法之優點，自出機杼，創造各種新意境，使游者如觀黃公望富陽江畫卷，佳山妙水，層出不窮，爲之悠然神往。而拙劣者故爲盤曲迂迴，或力求入畫，人爲之美，反損其自然之趣。其尤劣者以華麗堆砌相競尚，甚至池求其方，岸求其直，亭榭務求其左右對峙，山石花木如雁行，如鵲立，羅列道旁，幾何不令人興瑕勝於瑜之嘆。苟無人起而糾謬正誤，將何以繼往開來，闡揚二千年來我國園林藝術之優良傳統。著者以建築師而嫻六法，好吟咏，游屐所至，瀏覽名園舊蹟，自造園境界進而推論詩文書畫與當時園林之關係，而以自然雅潔爲極致；其於品評優劣，亦以此爲歸依。又以園林設計，因地因時，貴無拘泥，一落筌蹄，使難自拔，故於書中圖相，往往不予剖析，俾讀者會心於牝牡驪黃以外。於以見所入深而所取約，曩乎自成一家之言，而又感感然唯恐有損自由研討，此正有裨於今日學術上求同存異之爭鳴。乃著者謙光自抑，謂僅蒐集文獻供

游觀之助，其然豈其然乎。

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劉敦楨識

著者原序

吾國凡有富宦大賈文人之地，殆皆私家園林之所會萃，而其多半精華，實聚於江南一隅。本篇所舉各例，皆處江浙交通便利之地，著者旅行所經，遇有佳構，輒製圖攝影。惟所繪平面圖，並非準確測量，不過約略尺寸。蓋園林排當，不拘泥於法式，而富有生機與彈性，非必衡以繩墨也。

造園之藝，已隨其他國粹漸歸淘汰。自水泥推廣，而鋪地疊山，石多假造。自玻璃普遍，而菱花柳葉，不入裝折。自公園風行，而宅隙空庭，但植草地。加以市政更張，地產增價，交通日繁，世變益亟。蓋清咸、同以後，東南園林久未恢復之元氣，至是而有根本滅絕之虞。如南京劉園，地接雨花臺，近因修築鐵路，已夷爲平地，並前之斷垣枯樹涸池而不可尋。其他委於荒烟蔓草中者，亦觸目皆是。天然人爲之摧殘，實無時不促園林之壽命矣。

自李文叔以來，記園林者，除趙之璧平山堂圖志、李斗揚州畫舫錄等書外，多重文字而忽圖畫。近人間有攝影介紹，而獨少研究園林之平面布置者。昔人繪圖，經營位置，全重主觀。謂之爲園林，無寧稱爲山水畫。抑園林妙處，亦決非一幅平面圖所能詳盡。蓋樓臺高下，花木掩映，均有賴於透視。若掇山則雖峯巒可畫，而路徑盤環，

洞壑曲折，遊者迷途，摹描無術，自非身臨其境，不足以窮其妙矣。

門窗牆垣鋪地，園冶圖式甚多。數百年來，遺規漸改。今昔相證，繁質懸殊。間有二相同者，餘多計成所棄也。

吾國舊式園林，有減無增。著者每入名園，低回歎歎，忘飢永日，不勝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吾人當其衰末之期，惟有愛護一草一木，庶勿使爲時代狂瀾，一朝盡捲以去也。

一九三七年春

著者識於上海寄廬

文獻舉略

三輔黃圖

班固漢書

孫盛魏春秋

南齊書

東昏本紀

劉義慶世說新語

孔平仲續世說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

張舜民畫墁錄

李格非洛陽名園記

沈括夢溪筆談

葉夢得石林燕語

葉夢得避暑錄話

袁駿楓窗小牘

魏泰東軒筆錄

吳炯五總志

惠洪冷齋夜話

周輝清

波雜志

吳自牧夢梁錄

周密癸辛雜識

周密齊東野語

周密湖山勝概

周密吳興園林記

龐元英文昌雜錄

王世貞(元美)遊金陵諸園記

婁東園林志

林有麟素園石譜

周漫士金

陵瑣事

文震亨長物志

計成園冶

李漁閒情偶寄(卽笠翁偶集,一家言)

谷應泰博物要覽

趙之璧平山堂圖志

李斗揚州畫舫錄

沈復浮生六記

錢泳履園叢話

陳詒絛金陵園墅志

造園

自來造園之役，雖全局或由主人規劃，而實際操作者，則爲山匠梓人，不着一字，其技未傳。明末計成著園冶一書，現身說法，獨闢一蹊，爲吾國造園學中唯一文獻，斯藝乃賴以發揚。造園一事，見于他書者，如癸辛雜識、笠翁偶集、浮生六記、履園叢話等，類皆斷錦孤雲，不成系統。且除李笠翁爲真通其技之人，率皆嗜好使然，發爲議論，非本自身之經驗。能詩能畫能文，而又能園者，固不自計成始。樂天之草堂，右丞之輞川，雲林之清閨，目營心匠，皆不待假手他人者也。與計成同時之造園學家，則有明遺臣朱舜水。舜水當易代之際，逃日乞師，其志未遂。今東京後樂園，猶存朱氏之經營。明之朱三松、清初張南垣父子、釋道濟、王石谷、戈裕良等人，類皆丘壑在胸，借成衆手，惜未筆於書耳。

園之布局，雖變幻無盡，而其最簡單需要，實全含於「園」字之內。今將「園」字圖解之：「口」者圍牆也。「土」者形似屋宇平面，可代表亭榭。「口」字居中爲池。「水」在前似石似樹。日本「寢殿造」庭園，屋宇之前爲池，池前爲山，其旨與此正似。園之大者，積多數庭院而成，其一庭、一院，又各爲一「園」字也。

園之妙處，在虛實互映，大小對比，高下相稱。浮生六記所謂：「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也。」錢梅溪論造園云：「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後呼應，最忌堆砌，最忌錯雜，方稱佳構。」（見履園叢話）

蓋爲園有三境界，評定其難易高下，亦以此次第焉。第一、疏密得宜；第二、曲折盡致；第三、眼前對景。試以蘇州拙政園爲喻。園周及入門處，迴廊曲橋，緊而不擠。遠香堂北，山池開朗，展高下之姿，兼屏障之勢。疏中有密，密中有疏，弛張啓闔，兩得其宜，卽第一境界也。然布置疏密，忌排偶而貴活變，此紆迴曲折之必不可少也。放翁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側看成峯，橫看成嶺，山迴路轉，竹徑通幽，眼前對景，應接不暇，乃不覺而步入第三境界矣。斯園亭榭安排，於疏密、曲折、對景三者，由一境界入另一境界，可望可卽，斜正參差，升堂入室，逐漸提高，左顧右盼，含蓄不盡。其經營位置，引人入勝，可謂無毫髮遺憾者矣。

日本造園家小堀遠州嘗謂庭園以深遠不盡爲極品，切忌一覽無餘。此在中國園林，尤爲一定不易之律。園治論「相地」，凡山林江湖、邨莊郊野、城市傍宅，莫不可以爲園。園建於平地者多。間有因山爲園者，其起伏轉折，更爲有趣。如范成大居越城因山爲亭榭。李笠翁緣雲居山構屋，稱爲層園。袁枚隨園，及現存之惠山雲起樓，亦依山爲高下者也。

或有平地限於廣狹，用重臺疊館之法。進退盤折，多至數層。沈復所述皖城王氏園，卽其例也。

浮生六記

「其地長於東西，短於南北。蓋北緊背城，南則臨湖故也。既限於地，頗難位置，而觀其結構，作重臺疊館之法。重臺者，屋上作月臺爲庭院，疊石栽花於上，使遊人不知脚下有屋。蓋上臺石者則下實，上庭院者卽下虛，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疊館者，樓上作軒，軒上再作平臺，上下盤折，重疊四層，且有小池，水不漏洩，竟莫測其何虛何實……，面對南湖，目無所阻。」

此種做法，以人力勝天然。既省地位，又助眺望，可謂奪天工矣。又有所謂借景者，大抵郊野之園能之。山光雲樹，帆影浮圖，皆可入畫。或納入窗牖，或望自亭臺，木瀆羨園之危亭敞牖，

玩靈巖於咫尺。無錫寄暢園有錫山龍光寺塔，高懸檐際（圖88），皆借景之佳例。或有由一園高處，而能將鄰園一望無遺。昔蘇州徐園，盡覽南園之勝。斯非借景，真可謂劫景矣。

造園掘土，低者成池，高者爲山，自然之勢。故園林無水者，蓋不多見。有水而魚蓮生其中，舟梁渡其上，舫榭依其涯。惟汪洋巨浸，反足爲累。李格非論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如南潯數園，大而多水，有一覽無餘之憾。常熟虞山居，幽邃不足，蓋亦地曠而池寬也。

造園要素：一爲花木池魚，二爲屋宇，三爲疊石。花木池魚，自然者也。屋宇，人爲者也。一屬活動，一有規律。調劑於二者之間，則爲疊石。石雖固定而具自然之形，雖天生而賴堆鑿之巧，蓋半天然、半人工之物也。吾國園林，無論大小，幾莫不有石。李格非記洛陽名園，獨未言石，似足爲洛陽在北宋無疊山之證。王世貞亦謂「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柏而無石，文叔記中不稱有疊石爲峯嶺者可推也。」（見遊金陵諸園記序）然據洛陽伽藍記所載，洛在北魏，已早具疊山規模矣。

疊山爲吾國獨有之藝術，於「假山」章中詳述之。記稱紀元前一世紀，羅馬名人西西洛酷愛其園中之石，諒不過天然岩石，偃臥原地。今意大利之名園，猶間有岩石，花草生於石隙，但無堆鑿作峰形者。英國岩石園，亦與此無異。惟其以磚砌洞，外敷鬆石，象徵巖穴者，有時幾可亂真。日本庭園之石，多零塊散處，稱爲「捨石」。或連組成陣，具含隱義。巨石成堆者，則象徵枯山水。但他國園石，類不違就地取材之旨，與吾國湖石山迥異也。

園林之勝，言者樂道亭台，以草木名者蓋鮮。三卷園治無花木專篇，足見計成之「不知爲不知」也。自來文人爲記，每詳於山池樓閣，而略於花叢樹蔭，獨洛陽名園記描寫花木，不厭其繁。如洛

陽天王院花園子，有牡丹數十萬本。

揚州芍園花田，廣至數畝。

然天王院仍有池亭，芍園亦有長廊

舫屋，所以爲園者，非止栽花已也。

洛陽名園記所載，木有栢、松、桐、梓、檜、柏之屬，兼有竹、

葛及籐，花則至千種。記又述李氏仁豐園云：

一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

按三輔黃圖載武帝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是花木之種，漢已早備。

平山堂圖志所載揚州各園，花有桂、梅、玉蘭、繡球，樹有櫻櫚、榆、楸、柳等。而篠園芍田，廣可百畝。圖志又云：

「揚州芍藥甲天下。載在舊譜者，多至三十九種。年來不常厥品，雙歧並萼，攢三聚四，皆舊譜所未有，故稱花瑞焉。」

揚州畫舫錄：

「湖上園亭，皆有花園，爲蒔花之地。桃花庵花園在大門大殿階下。養花人謂之花匠。蒔養盆景，蓄短松、矮楊、杉、柏、梅、柳之屬。海桐、黃楊、虎刺以小爲最。花則月季、叢菊爲最。冬於暖室烘出芍藥、牡丹，以備正月園亭之用。」

園林無花木則無生氣。蓋四時之景不同，欣賞遊觀，怡情育物，多有賴於東籬庭砌，三徑盆盎，俾自春迄冬，常有不謝之花也。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且命幕

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卽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每自有花，眞近於理想者，惟事實上只公園與公署有專人供澆培鋤

之役，私人園林，尤其主人偶然一至者，當使維持工作減至最少限度。否則如文震亨長物志所云：「弄花一歲，看花十日」，勿乃苦樂不均耶？徐日久東吳伯霖云：

「園中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若花木之無長進，若欲人奉承，若高自鼎貴者，俱不蓄。故庭中惟桃李紅白，間錯垂柳風流，其下則有蘭蕙夾竹，紅蓼紫葵。堤外夾道長楊，更翼以蘆葦，外周茱萸。前有三道菊畦，雜置草麻玉膏梁，長如青黛。」

此法多任自然，不賴人工，固不必倚異卉名花，與人爭勝，只須「三春花柳天裁翦」耳。

吾國自古花木之書，或主通經，或詳療治。爾雅及本草綱目，其著者也。他若旨在農桑，詞闕風月，則去造園漸遠。唐賈耽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宋范成大有菊譜、梅譜；歐陽修有洛陽牡丹記；趙時庚有金漳蘭譜；王貴學有王氏蘭譜；王觀有芍藥譜；陳思有海棠譜；明王象晉鷓鴣芳譜，

清初增爲廣羣芳譜。惜王譜於栽培之道，語焉不詳。明末王路又纂修花史。乾隆間，陳淞子輯花鏡一書。園林主人之喜觀而不善植者，此一助也。嘉慶間，查彬輯采芳隨筆，詳考花木果蔬。道光

間，吳其濬著植物名實圖考，亦涉及觀賞。清末許衍灼編花卉圖說，首言栽種，次按花開季節列約百

五十種，最後兼及花之功用，實玩賞而關心經濟者也。惟各書或缺圖解，互異其說，讀者不易名實對證。加以海通以後，舶來異種，時有增加，是有賴於今之治植物學者，加以科學整理矣。

園林興造，高臺大榭，轉瞬可成，喬木參天，輒需時日。苟非舊園改葺，則屋宇蒼古，綠蔭掩映，均不可立期。計成所謂「新築易乎開基，祇可栽楊移竹；舊園妙於翻造，自然古木繁花」，此也。陳眉公論園，亦曰：「老樹難。」

園林雖廳榭相望，然多資遊賞，而不供起居。園內亦有劃一角爲居停者，其體式自稍有別。若江

率隨園，則子才終年所寓，至有暖閣之製。今則住宅有埽偶爾涉足，甚則一生不至。洛陽名園記稱趙韓王園以扇鑰爲將相宮，終身不會到，祇當畫圖看。」看園似看畫，是遊美。然園中建築物，每因此偏重局勢外觀，忽略其內部細常事。古時，其梯竟可撤焉。如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所云：「間，令人去梯。」他如曲橋無檻，徑必羊腸，廊必九迴之也。

吾國園林，名義上雖有祠園、墓園、寺園、私園之別，惟其布局構造，並不因之而異。僅有大小之差，初無體式式之特徵。對稱布置，則除宮室廟宇而外，徵之園林，網園，「奇花美石，分行作隊」，譏其少自然之趣，有似壇有茶庭、平庭、築山各式，式又常區別爲真、行、草三體；

園林屋宇，方之宮殿廟堂，實爲富有自由性之結構。

豐殺，代有不同，木作石工，由簡變繁。惟園林亭榭，可

常用拱。即帝王之離宮別館，亦有如樂天之不施丹白，

逸，崇尚山林竹石，美之曰取人棄物。宮室變爲邨居，禽獸

「帝……因令苑囿皆做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自宋

矣。蓋除受氣候、材料、取景及地形限制外，無任何拘束

能事。如亭自一柱起（圖10），有三角（圖58）、方形、梅花（圖74）、五角、六角、八角、十字、圓形、扇形（圖16）、套圓、套方（圖21）各種。園冶所列屋宇，亭以外有門樓、堂、齋、室、房、館、樓臺、閣、榭、軒、卷、广、廊等，獨未及「舫」。「舫」者，形與舟類，築於水濱，往往一部高起，有若樓船，為園林中最富興趣之建築物，或稱為舸，亦曰不繫舟（圖8, 94, 96）。

廳堂平頂，古稱天花。計成謂之「仰塵」，李笠翁謂之「頂格」。其不露望磚木椽者，覆以板紙。李氏嫌其呆笨，乃以頂格作斗笠之形，四面皆下，獨高其中（見一家言）。今此例之最佳者，當推南潯小蓮莊中之靜香詩壩（圖230）。

門窗為屋宇之點睛，推陳出新，繁簡不一。園冶裝折各式，均由柳條遞演至井字雜花，變化至今，難違斯例。李笠翁謂窗櫺以明透為先，堅而後論工拙。窗櫺密度，按明瓦大小排定，寬約三寸一格，長度則視櫺條堅固程度伸縮。門之最簡者，為長方入角，規則者由圓形至多邊，不規則者有瓶、葉、花瓣及如意等形。雕鏤、鈎畫，不如簡潔為尚也。

廊為聯絡各建築物之用，使成一氣。廊、橋、欄、徑，皆如文章中用虛字，有連貫作用。迴廊古多直角，計成喜用「之」字。廊之升降者，階級分段，廊檻及瓦頂高下作數步，或成斜坡。

牆則吾國園林不可或少。間有因山而構，難於設垣，如清初江甯隨園是也。園之四周，既築高牆，園內各部，亦多以牆劃分。江南園林，多白粉牆。一家言、紅樓夢、揚州畫舫錄所云之虎皮牆，江浙殆不多見。白粉牆多漏明，即李笠翁所稱之「女牆」也。或作磚洞，或以瓦砌，式樣變幻，殆無窮盡，各園不同，一園中亦少重複。最普通者為迴文萬字，自明已然，計成所不取也。李氏謂嵌花露孔，須擇其至穩極固者為之，「不則一磚偶動，全壁皆傾」，危險孰甚！或有四周用規則花紋，而

中心加嵌自然形，如花枝、瓶、籃之類。或純用曲綫，以蘇州滄浪亭各牆洞爲最佳（圖 168）。其牆洞外廓，亦以自然形表之。此種做法，任意馳放，不受制於規律，深合園林體制。牆中亦有嵌磚刻人物而不漏明，雖刻工精細，終欠雅緻。又有鑲琉璃竹節或花磚者，亦難免俗。牆頂則變化亦多，長牆每做起伏頂，以瓦爲鱗，有似飛龍。惟真做鱗脊而加首尾，則計成所謂「雕鏤花鳥仙獸不可用」者也。粉牆有時忽斷，而疊石成壁續之，令人驚歎其意匠之奇（圖 157）。粉牆潔白，不特與綠蔭及漆飾相輝映，且竹石投影其上，立成佳幅。光綫作用，不止此也。漏明牆洞例深三寸至六寸，其正面之花紋，實賴側面之深度而益醒目。且往往同一漏窗，徒以日光轉移，其形狀竟判若兩物，尤增意外趣矣（圖 187、188）。

園林大抵以灰磚及碎石鋪地。以磚爲骨，以石填心，不加灰漿。碎石間作深淺色。蘇州西園大門前十字花紋地（圖 237），顏色式樣，獨具匠心。留園、獅子林鋪地，參用鶴、鹿、蓮、魚諸形，亦有精者。磚砌一般作人字紋（圖 208）；碎石最簡便者有冰片式，稍複雜者有八方式，套六方式，海棠式（圖 244、253、245、232）。園林遊人鑑賞處，專在用平淡無奇之物，造成佳境；竹頭木屑，在人善用而已。鋪地磚石，加以分析，不過瓦礫。然形狀顏色，變幻無窮，信手拈來，都成妙諦。有以碎瓷擺成魚鱗蓮瓣，則尤廢物利用之佳例。李笠翁所謂「牛溲馬勃入藥籠，用之得宜，其價值反在參苓之上」也。

假山

漢武帝於太液池中，建蓬萊、方丈、瀛洲三山，蓋土築也。漢書謂「採土築山，十里九坂。」洛陽伽藍記稱梁冀於洛陽城外造土山魚池。自孔氏一簣之喻，以迄漢末，積土爲山，由來甚久。石爲假山，志乘可考者，亦始自漢。三輔黃圖：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栖龍岫。」
「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饌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

六朝疊石之藝，漸趨精巧。北魏張倫，造景陽山。洛陽伽藍記：

「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嶽峯相屬，深谿洞壑，漣透連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

綜上所述，景陽宛然今日吳中獅子林也。顧愷之所畫女史箴中山水，已具高下曲折之勢。時距

愷之後百五十年，兩晉風流，由宗炳之方寸崑閩，化爲展子虔之咫尺千里。士夫胸中丘壑，篤好林藪，泉石膏肓，至唐更甚。李德裕營平泉莊，自爲記云：「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隙。」牛僧孺置墅營第，與石爲伍。白居易爲作太湖石記志其事。記云：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稽中散嗜琴，靖節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言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

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遊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聚族，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石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累累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眞官吏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濂棧銳劇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跽若動，將翔將踊；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翻。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罅，若欲雲歎雷，巖巖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消影麗之旦，巖巖隱隱，若拂嵐撲黛，藹藹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據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簇縮，盡在中。百仞一峯，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疊石與亭池臺榭，同爲園林之一部，本冥頑不靈之物。奇章之嗜石，不以其可遊，而以其可伍，是以生命與石矣。降及北宋，米元章至呼石爲兄，驚而下拜，是石又並人格而有之矣。梁谿漫志：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公命移至州治，爲燕遊之玩。石至而驚，連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

帝王愛石成癖者，莫過於宋徽宗。癸辛雜識：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嶽，始興大役。連續盤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

「艮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虞。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巖，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滑。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虞。此法甚奇，前所未聞也。」

艮嶽在今開封鐵塔附近。湖石之當時未及啓運赴汴者，則遺於江南各地。靖康元年，金人圍汴，詔毀

艮嶽爲礮石，現猶有湖石一二散處城中云。

自宋以來，私園以疊石著者，首推吳興葉少蘊園。居卞山之陽，萬石環之，名石林。吳興園林記

稱其「在雪巖最古，今不復存。」萬石非人力所能盡致，蓋多因山有而經營之耳。正如五總志所云：「葉少蘊既辭政路，結屋霽川山中。凡山中有石隱於土者，皆穿剔表出之。久之，一山皆玲瓏空洞，日挾策其間，自號石林山人。」

吳中衛清叔園，假山最大。吳興俞子清園，假山最奇。癸辛雜識：

「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生平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為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二三丈。……今皆為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元末僧維則疊石吳中，盤環曲折，登降不遠，丘壑婉轉，迷似迴文，迄今為大規模假山之僅存者，即獅子林也。重修獅子林勅名畫禪寺記：「在昔元至正間，有大德天如禪師，得法於天目獅子巖幻住和尚，已而駐錫於蘇之東城。疊石為山，名獅子林，識法源也。」畫禪寺碑記：「郡城東獅子林古刹，元高僧維則所建。則性嗜奇，蓄湖石多作獏狀。寺有臥雲室、立雪堂。前列奇峯怪石，突兀嵌空，俯仰萬變。」揚州畫舫錄稱獅子林乃維則延朱德潤、趙元善、倪元鎮、徐幼文共商所疊。

清初揚州園林，盛極一時。其以疊山稱者，有余元甲萬石園，出僧石濤手。仇好石作宣石山，董道士作九獅山。汪氏南園，置太湖石九，號稱九峯園。揚州畫舫錄：

「揚州以名園勝，名園以疊石勝。余氏萬石園出道濟手。……若近今仇好石疊怡性堂宣石山，淮安董道士疊九獅山。」

「歙縣汪氏得九蓮菴地建別墅曰南園。……得太湖石九於江南。大者逾丈，小者及尋。……以二峯置海桐書屋，二峯置澄空亭，一峯置一片南湖，三峯置玉玲瓏館，一峯置雨花菴屋角。」

九峯園為高宗南巡時賜名，遺址在江都城西南角外，現止餘硯池積水而已。

有清初葉，李笠翁疊山北京。張南垣則以此技聞於東南，其四子於康熙間繼其業。南垣所爲山，以土作岡，點綴數石，全體飛動，蒼然不羣。吳梅邨張南垣傳：

「……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峯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陀，版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暮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

以土代石之法，李笠翁亦善爲之。其所著一家言，謂此法既減人工，又省物力，且便於種樹，與石混然一色，所謂混假山於真山之中也。

戈裕良疊石之藝，遠勝前人。專能鉤帶大小石如造環橋，與真洞壑不少差，不可謂非疊山術之革命。山石堆疊之法，配搭用鐵鉤，接密用米漿和石灰。

戈常論獅子林石洞皆界以條石，不算名手。計成園冶論掇山，亦云合湊收頂。加條石替之，千古不朽。是條石覆洞，至明末仍爲準繩。獅林各洞，壁雖玲瓏，其頂則平。戈所作洞，頂壁一氣，成爲穹形。然二者目的，均趨寫實。若南垣之牆外奇峯，斷谷數石，則專重寫意。可云獅林僅得其形，戈得其骨，而張得其神矣。

疊山自昔近地取石。如北魏茹皓爲山，採北邙及南山佳石，卽其一例。獨長嶽花石綱運自浙中，舳艫千里，沿於淮、汴。後人疊峯，遂競尙湖石，至明、清之際而益風靡，計成、張南垣皆力詆之。園冶謂「世之好事，慕聞虛名，鑽求舊石。某名園、某峯石、某名人題詠、某代傳至於今，斯真太湖石也。今廢，欲待價而沽，不惜多金，售爲古玩還可。又有惟聞舊石重價買者。」梅邨張南垣傳有云：

「……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峯，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闕，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
物之累人，可想見已。

真太湖石出自西洞庭，並不多見，普通所謂太湖石，非來自太湖中島嶼者也。
揚州畫舫錄：

「石工張南山嘗謂澄空字二峯爲真太湖石。太湖石乃太湖中石骨，浪激波滌年久，孔穴自生。因在水中，殊難運致。……若郡城所來太湖石，多取之鎮江竹林寺、蓮花洞、龍噴水諸地所產。其孔穴似太湖石，皆非太湖島嶼石骨。」

博物要覽

「太湖石產蘇州府洞庭湖，石性堅而潤，而嵌空穿眼，宛轉險怪。有三種：一種色白；一種色青黑；一種微黑黃。其質文理縱橫，連聯起隱，於石面遍多坎切，蓋因風浪衝擊而成，謂之彈子窩。叩之有聲，多峯巒岩壑之致。大者高數丈至丈餘止，可以裝飾假山，爲園林之玩。」

姑蘇采風類記

「太湖石出西洞庭，多因波濤激噴而爲嵌空，浸濯而爲光瑩。或纈潤如珪瓊，廉剝如劍戟，矗如峯巒，列如屏障。或滑如肪，或黝如漆。或如人、如獸、如禽鳥。好事者取以充苑囿庭除之玩，此所謂太湖石也。」
真太湖石既難羅致，又非常人所能辨識，故有製以贗鼎，從中取利者。
長物志：

「石在水中者爲貴；歲久爲波濤衝擊，皆成空石，面面玲瓏。在山上者名旱石，枯而不潤，贗作彈窩，若歷年歲久，斧痕已盡，亦爲雅觀。吳中所尚假山，皆用此石。」

素園石譜

「平江太湖工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置急水中舂撞之，久久如天成，或以煙薰，或染之色。色石今不常見。昔曹魏起景陽山於芳林園，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於太行（見孫盛魏春秋），

爲色石疊山之濫觴。齊東昏侯造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見東昏本紀）。癸辛雜識云：「俞子清園中，羣峯之間，築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流泉。」斯又巧於意匠者矣。

計成園治於掇山一章，言之特詳。其論太湖石，以消夏灣者爲極品。其選石列崑山、宜興、龍潭、青龍山、靈壁、峴山、宣石、湖石、英石十餘種。計成論峭壁，與李笠翁所說頗有出入。計成之峭壁，直立靠牆，以粉壁爲紙，以石爲繪，其旁雜植松、柏、梅、竹，收之圓窗，宛然鏡遊。笠翁峭壁，則若築牆，蔽以亭屋，仰觀如削，與窮崖絕壑無異。計壁重平面，而李壁重立體，實各盡其妙也。

業疊山者，在昔蘇州稱花園子，湖州稱山匠，揚州稱石工，人稱張南垣爲張石匠。疊山之藝，非工山水畫者不精。如計成，如石濤，如張南垣，莫不能繪，固非一般石工所能望其項背者也。

論石專書，宋有杜綰石譜，列一百十六種。此外尚有宋宣和石譜及明林有麟素園石譜（版畫七）。大抵描寫峯巒，圖說並列，供有牛、李、米、柯之壽者神遊，非闡疊山之旨者，其去園林，蓋已遠矣。

沿 草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應庫次之，居室爲後。」園林不屬宮室建築之範圍。當時所謂園，如詩云：「園有桃」，易云：「賁于丘園」，亦不過爲果蔬產地，非專作怡情養性之所。直至前漢，董仲舒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士之有園，此殆先河。仲舒之園，疑非居室以外另地經營，不過堂前隙地略植花草，故一下帷而園即不見。庭中栽木造園之法，實遍於全世界。日本至今猶稱園爲庭。歐洲中古時代，僧寺爲一綫光明之地，經堂四合，中留方庭，滿種花木菜蔬，卽寺園也。歐洲園林乃由此脫胎焉。

吾國歷代私園，每步武帝王之離宮別館。秦、漢上林，由來久矣。楚靈王之章華臺，吳夫差之姑蘇臺，假文王靈臺之名，開後世苑囿之漸。非用以觀象，而用以宴樂。鄭康成云：「園，今之苑。」然漢苑鳥獸草木之外，兼有觀閣魚池。是苑乃古之靈臺、靈囿、靈沼集合而成也。

帝王苑囿，無代無之。秦、漢規模，既已大備，曹魏又有芳林園，吳孫皓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南朝宋有樂遊苑，齊有新林苑。隋煬帝營江都有平樂園。唐有芙蓉園（曲江）、杏園。宋徽宗營艮嶽。元世祖造園上都，又修萬歲山於大都。明建西苑。清初康、乾兩帝屢次南巡，倣效私園，經營熱河。又於北京興築圓明、長春、萬春三園。圓明至有「萬園之園」之稱，馳譽西歐。流風所被，致使拉丁庭園之規則布置，由均衡對稱，丕變爲英倫之十八世紀自由作風。影響所及，可謂遠矣。孝欽傾一國之精華，建頤和園，艮嶽以來，未嘗有也。

以漢之盛，僅志梁王兔苑，梁冀山池，袁廣漢建園北邙，哀帝爲董賢起山池臺榭。西晉石崇，營別業於河陽。此時江南未聞有私園。直至東晉，吳郡始以顧辟疆園稱於時。吳縣志謂其遺址至宋已不可攷。謝安及會稽王道子營墅築第，樓閣山池，竹樹林列。江左遂蔚爲園林之藪。高僧慧遠，結蓮社於廬山，謝靈運爲築臺鑿池，實爲寺園之濫觴。其後又有匡山劉慧斐離垢園、建康沈約郊園、洛陽張倫景陽山及茹皓天淵池。然北朝私家園林，雖具規模，究不若江南池館之幽明雅淨，系人深思。庾信之小園賦，所由作也。

唐李德裕建平泉莊於洛陽之南，周四十里。裴晉公又築綠野堂於定鼎門內，日與白居易、劉禹錫觴詠其間。宋之間有藍田別業，王維有輞川別業。後之文人雅士，遂競以倣效輞川爲高。維所作輞川圖，亦代有臨摹。白居易營白蓮莊於洛陽，又結草堂於廬山，並記云：

「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臺，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黃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

樂天隨時隨地爲園，取其精神，而不拘於形式。其視園，有如藥石自攜，以醫鄙俗；有如飲食勿廢，以養性靈。非若後世士夫之亭臺金碧，選色徵歌，附庸風雅，玩物喪志也。

盛唐、北宋，物力殷阜，海內承平，私家園林，遍於雍、洛，爲炎夏避暑勝地。畫境錄：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至樊杜數十里間，泉石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地尙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賞。」

李格非記洛陽名園，數逾二十，率多宋構。其承唐舊者，有松島，在唐屬袁氏；有大字寺園，在

唐屬白樂天；有湖園，在唐屬裴晉公。唐末，園池盡廢。李氏論曰：「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

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之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

開封園池，按楓窗小牘所載，著稱者十餘，滿布城中，不以名著者，在宋約百十，不能悉述云。

宋時江南園林，萃於吳興。葉氏石林，其尤著也。真州東園、海陵南園，歐陽修皆有記。東園

廣百畝，爲稀有巨構。後百餘年，陸游過其地，已半荒廢（見陸游入蜀記）。蘇子美滄浪亭在蘇州城

南，爲吳越孫承祐舊圃。梅聖俞晚年更造園鄰右。蘇子美、歸有光皆有滄浪亭記，其地至今勿廢（版畫

一、二）。蘇州又有五代廣陵郡王金谷園故址，入宋爲朱伯原樂圃，卽今環秀山莊。朱勳綠水園，

今餘遺址。宋南渡後，湖山歌舞，粉飾太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蔚爲園林中心。除聚景、

眞珠、南屏、集芳、延祥、玉壺諸御園外，私家園亭，爲世所稱者，據湖山勝概所載，不下四十家。

嘉興有岳珂倦圃，入清歸曹氏，嘉慶時荒廢，改屬陳氏，重葺而後，竟毀於兵火。崑山有盛德輝

倚綠園，已不復存。孝宗時，范成大歸隱石湖，並作初歸五湖詩誌之。齊東野語：「范公成大晚年

卜築于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因地勢高下爲亭榭。」紹興沈園，本放翁舊

遊，遺跡尙在。理宗時，賈似道有「再造」功，賜杭州御園酬之。似道得園，改名後樂。夢梁錄：

「西泠橋卽裏湖內，俱是貴官園圃。涼堂畫閣，高臺危樹，花木奇秀，燦然可觀。有集芳御園，理宗賜

與賈秋壑爲第宅家廟。」

元初歸安有趙孟頫蓮莊。元末，無錫倪瓚築清閟閣、雲林堂。常熟有曹氏陸莊。蘇州有獅子

林（版畫三）。獅子林疊石，歷兵火而猶存。

明正德間，無錫秦氏築鳳谷行窩（今寄楊園，版畫五、六）；嘉靖時，蘇州有徐氏東園（今留園）、王氏拙政園，上海有潘氏豫園（版畫十二）。四園屢經重修，今仍存。他如蘇州徐參議園、王文恪園，上海顧氏露香園、陳氏日涉園，今均湮沒。惟明季蘇州天平山范文正墓旁構園，清高宗賜名高義莊，今猶未廢。光福之東庵草堂，本明季徐鏡湖別業，今歸吳氏，稱為華園。金陵明初有徐達園邸，入清改稱瞻園，屬藩署。王世貞遊金陵諸園記，列舉三十有五，實江南巨觀。其所述西園，改建後為今之愚園（版畫十五）。太倉園林亦多至十餘，而以王世貞弇州園為最著，今改為汪氏半園。他若離資樂郊，早已不考。南翔末時曾有怡園。迄於明末，則有閔氏猗園、李氏檀園及李氏三老園，時稱「三園」。李宜之有三園記。檀園李流芳所構，清初已失所在，惟猗園迄今尚存。南潯為吳興巨鎮，舊有曉山園等數家，亦已早圯。紹興青籐書屋為徐文長故宅，內有八景，數經易主，現猶未廢。華亭林氏素園，清初歸周氏，今已不存。崇禎間，計成擅造園之藝，遊於士夫之門，晉陵吳氏、鑾江汪氏、廣陵鄭氏，皆有所為園，惜乎遺跡至今不留也。

江南園林，創自宋者，今欲尋其所在，十無一二。獨明構經清代迄今，易主重修之餘，存者尚多，蘇州拙政園，其最著者也。

北方私園，自宋南渡後，無可述者。元建大都，士夫稍治園林，如趙禹卿匏瓜亭，惟規模甚小；張柔環水築樹，即今保定蓮池。至明而燕京私園始興。米氏一家，至有三園。燕都遊覽志載米家湛園在苑西，漫園在德勝門，勺園在北淀，皆仲詔所構。勺園附近，又有李氏清華園。其餘權貴園林，不下二十，滿布城中，而東城佔其半數焉。

清初海寧陳氏隅園，又名安瀾（版畫十），以康、乾二帝南巡駐蹕而著聞海內。道光間漸荒廢，

惟十二樓新葺。樹石蒼古，池荷萬柄，梅花蔽日。咸豐被兵，遂成焦土。清高宗曾傲其制於北

京，卽萬春園之四宜書屋也。英法聯軍火後，已不復存。杭州小有天園，舊名壑菴，汪之尊別業。嘉

慶中方議售，旋逢太平戰役，今日僅餘荒草。高宗傲之於長春園內，亦毀於英法聯軍之役。

杭州私園別業，自清以來，數至七十。然現存者多感，同以後所構。近且雜以西式，又半爲商賈

所棲，多未能免俗，而無一巨製。俞曲園（櫨）主持風雅數十年，惜其湖上三楹，不出凡嚮。蘇、

杭並以風景名世，惟杭之園林，固遠遜於蘇矣。

嘉興清初有朱氏曝書亭，其後鄰卽李氏南園。今王店仍存朱亭殘蹟，有朱竹垞手植槐。南園則自清中葉後卽爲菜園。

揚州自六朝徐湛之築園，至宋有歐陽修之平山堂，寶祐間，又有壺春園、萬花園。明末鄭氏兄弟

有四園，而以鄭元勳影園爲最著。揚州因清初康、乾二帝數次臨幸，又兼地當交通之衝，爲文人大賈

之所萃。上巳修禊，十里栽花，歌管遏雲，園亭夾岸，一經駐蹕題詠，引爲殊榮，踵事增華，歷時四

紀。所謂八家花園者，除影園外，卽：王洗馬園、卞園、員園、東園、冶春園、南園、篠園是也。

八園之外，尙有二十餘園，詳見揚州畫舫錄。九峯園（卽南園）、倚虹園、趣園，最邀高宗睿賞。

然揚州園林，純屬點綴太平之物，以乾隆四五十年間爲極盛。時八方無事，淮海宴如，廿四橋之紅藥

猶繁，十二樓之新聲未罷。乾隆十六年以前，袁子才遊平山堂，仍「長河如繩」，「旁少亭臺」（見

子才序揚州畫舫錄）。序又曰：

「自辛未歲天子南巡，……水則洋洋然回淵九折矣，山則峨峨然陞約橫斜矣，樹則焚槎發等桃梅鋪紛矣，苑落則麟羅布列闌然陰閉而書然陽開矣。猗歟休哉，其壯觀異彩，顧陸所不能畫，班揚所不能賦也。」

揚州畫舫錄

「乾隆二十二年，高御史開蓮花埂新河抵平山堂，兩岸皆建名園。」

浮生六記

「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雖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點綴天然，卽園苑瑤池，瓊樓玉宇，諒不過此。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爲一，聯絡至山，氣勢俱貫。」

揚州城內，除南園外，載在履園叢話者，尙有七園。小玲瓏山館，並見畫舫錄。片石山房疊石，傳出石濤手。

自來園林蔚興，未有如斯時揚州之蓬勃突然者。而其衰滅，亦有如轉瞬。至道光中葉，揚州又荒涼如故。蓋帝王之踵不至，鹽商中落，江淮氾濫，以致歌舞銷歇，珠簾泥土。今惟平山堂、小金山爲舊勝。其得以僅存，應歸功於僧守。虹橋衰柳，白塔斜陽，明月無恙，邗江匿跡。以比當年之綠楊城郭，午日畫船，今昔之感，遊者所不盡知也。

如臬明季有冒辟疆水繪園。清初袁枚往訪，已無陳跡。見隨園詩話。又有汪春田文園及綠淨園，分爲南北，中隔一溪，有橋可通。道光初年尙存，見履園叢話。文園，戈裕良所造也。

清乾隆初，袁枚購江寧隋織造園，改稱隨園，在小倉山。距小倉山不遠，明焦茂慈建園，亦稱隨園。二百年間，事亦巧矣。俞樾謂袁子才以文人而享園林之福數十年，古今罕有。其園因山結構，有如梯田（版畫四），惟今日已無跡可尋。金陵劉夢芳營半野園，與子才往來相唱和。李笠翁芥子

園、周氏春水園、仇氏倉園、李氏繼園、湯氏琴隱園，一時稱盛，今皆蕩然。

常熟在明季有瞿氏東臬草堂，但已早廢。

清初張南垣爲錢牧齋造拂水園，今已湮沒。

燕園有戈